

周禮疏

二十六

周禮疏卷第三十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

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

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

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釋曰如振旅之陳者四時各教其一

故春教振旅夏教菱舍但設經不可文文具設故云如振旅之陳皆轉相如也云羣吏撰車徒者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在車甲士三人步徒七十二人等云讀書契者書契謂兵士簿書之要契此小宰之八成

周禮三十四

云師田以簡稽一也云辨號注菱讀如萊沛之沛菱舍草名者此帥以門名已下是也

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

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

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

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

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

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

于民不為軍將或為諸帥是以闕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

釋曰菱讀如萊沛之沛

者案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時俗有水草謂之萊沛故讀從之也云芟舍草止之也者以草釋芟以止釋舍故即云軍有草止之法云數擇之也者以解撰爲數擇取其善者云軍實之凡要者凡軍有三種或以俘囚爲軍實或以戈盾弓矢爲軍實或以禽牲爲軍實今此所云軍實者據兵哭器爲軍實凡要即名籍之摠名也云號名者徽識者即上注三者旌旗之細者也云所以相別也者皆綴之於膊上以別死者也云鄉遂之屬謂之名者言之屬即經云縣鄙是遂之屬從縣鄙至鄰里州是鄉之屬從州至比長故言之屬以摠之云家之屬謂之號者謂都家之內從大夫至士云百官之屬謂之事者從王朝六卿已下至下士野以邑名鄭雖不言亦在鄉遂之例以其同是溝洫之人出軍出貢又等故知亦入名中也其號也名也事也三者據經而言云在國以表朝位者即覲禮云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者是也云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者以謂若經云帥以門名已下至野以邑名已

古

周禮三十四

二

李諒

上五者皆言以也惟百官云象是以也象也此六者以象雖異其制則同皆小旌旗也云軍將皆命卿者欲解帥以門名之意止由卿居於國門使爲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爲名云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者此解軍將得以門爲名者只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任而營治其門故也云魯有東門襄仲者案昭三十二年左傳云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公子遂字襄仲號爲東門只由居東門宋有桐門右師者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注云右師宋卿樂大心也其室居桐明故曰桐門右師是宋有桐門右師也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經直云縣鄙鄭知鄰長者以其在軍之時從遂大夫已下至鄰長皆在今略言縣鄙明皆有也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者食采地是公卿大夫其身其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擾之類今隨主在軍故以其號爲名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者亦如六遂自鄉大夫已下至比長皆在今略舉州爲首也

云野謂公邑大夫者謂為四等公邑若載師職公邑自甸以出至五百里其長二百里三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長下皆有屬官在軍者皆以邑為名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謂三百六十官各以其職事從王在軍若大宰下六十官隨其長從王皆以事為號也云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者六者謂經五以一象假今為官則云大司徒下某官姓名某也云門則襄仲右師明矣者經直云師以門名恐直以門為名不加官與名字諸官皆須名氏明門亦有官與氏名故云明矣云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者甄與為人皆當時鄉名故舉以為况云其他象此者此鄭略舉門名與鄉名其他仍有縣鄙與家野百官亦依此而稱焉云某某之名者即經云門縣鄙鄉野四者皆是某某之名謂若門名當云桐門右師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名三者皆放此云某某之號者即經云家以號名是也謂若魯之費邑即云費邑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號云某某之事者即經云百官各象其事謂若地官之下則云

周禮三十四

三

詩

大司徒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事云未盡聞也者鄉未所釋六者略聞帥以門名鄉以州名舉以為况其餘未聞故云未盡聞也云鄉遂大夫文錯不見者此經六遂直云縣鄙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云以其素信於民者兵書孫子云素信者與眾相得是也舊素與民相信者必情義相得故鄉遂之官還使為軍吏云不為軍將或為諸帥是以闕焉者孟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已下至此長鄰長皆因為軍吏以領本民在上或別使人為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為師帥旅帥以下經在軍吏師以門名之內故闕鄉遂大夫也必知有別使人為軍將法者見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遑此並上公為軍將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乃諸侯世子為軍將田獵亦容如此於是時鄉遂大夫則為諸帥也若然案下文云師都載殯鄉遂載物注云鄉遂大夫或載殯或載物象屬軍吏無所將也者謂鄉遂

大夫全無武用則諸帥亦不為則是眾屬他軍吏已身全無所將故或載壇或載物不載旗義與此不違也云於是主別其部職者釋經以辨軍之夜事

遂以苗田如蒐

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祊

釋曰在教戰之處辨號名既訖遂入防行苗田之法

云如蒐之法者如上蒐時有司表貉誓民令鼓遂圍禁之等云車弊及以享祊二者則與春異以其春時火弊祭社此時車弊主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享祊也

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祊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釋曰以其春夏為陽主其生長故春田為蒐搜取不孕任者夏田為苗若治苗云不秀實者其義但春時主孚乳故以不孕任解之也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者夏田主用車

禮記

周禮三十四

四

金

示所取物希者春秋左氏傳云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之陳

釋曰言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威故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

云如振旅之陳者如春振旅時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坐作進退疾徐跡數之法也

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旻鄉遂載

物郊野載旻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

焉其他皆如振旅釋曰案下文注以出軍之旗則如

其事與其號焉者此二者即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

名之等此秋雖不具辨號名亦略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

也云其他皆如振旅者亦謂坐作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

進退疾徐之法如振旅之陳也遂大夫也鄉遂鄉大

夫也或載旻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

長縣正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旻者以其將美卒也百官

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

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釋曰

云軍吏諸軍帥也者亦謂從軍將至下伍長皆是軍吏也

云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者案司常云孤鄉建旻

大夫士建物則鄉大夫是卿建旻是其常師都載旻不嫌

無鄉大夫故鄭直舉遂大夫也云鄉遂鄉大夫者以其遂

大夫是中大夫建物是其常今鄉遂建物不嫌無遂大夫

故鄭直舉鄉大夫也云或載旻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

也者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軍中領衆來時

亦載旗今載旻載物不載旗故知己之所管之衆屬他軍

地郊外曰甸甸則郊外曰野故以野言之但公邑自甸以

出至疆五百里有四等公邑皆有大夫治之故司馬法云

二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是公邑大夫也云
載旄者以其將羨卒也者以其六鄉之內上劑致民一家
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六遂之內下劑致民一家為
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正卒既屬軍吏其餘羨卒
使此州長已下等不為軍吏者領之但公邑之內雖不見
有出軍之法若出軍亦當與鄉遂同以其得為溝洫法故
也若出軍亦正卒使大夫等為軍吏其餘羨卒亦使不為
軍吏者領之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者
以其天地四時之卿大夫其屬各六十有選當行衛守王
者即是有衆故載鳥隼之旗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
者即經天子諸侯軍吏郊野百官是也云無者帛而已者
鄉遂載殪物是也云書當為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者
者事即上百官言事號即上家言號不言名此亦有名文
略耳云畫以雲氣者鄭解經典言畫者皆以雲解之謂畫
五色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

禘釋曰上文教戰班旗物訖遂入防行獮田之禮其法如
蒐田之法云羅弊致禽以祀禘者秋田主用羅羅止田

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注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
致禽以祀四方之神注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

而罔止禘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
曰以社以方釋曰云禘當為方聲之誤也者以禘乃是

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為禘祭今既因
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

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詩
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證方是四方之神也

中冬教大閱釋曰以冬時農隙故大注春辨鼓鐸夏辨號名
簡閱軍實之凡要也秋辨旗物至冬大閱

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
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

空辟實釋曰云春辨鼓鐸己下欲見春夏秋各教其一
至冬大閱之時摠教之故云至冬大閱軍實云凡頒旗物

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者以其王與諸侯所建秋冬同又秋云軍吏建旗師都載禮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不言旒旌二者以其是出軍之法故不言道車游車所載大閱之時見尊卑之常故司常云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游車載旌此為異也鄭云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者大閱雖備禮是教戰非實出軍法是其空也秋教治兵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辟實出軍法者也趙商問巾車職建大麾以田注田四時田獵商案大司馬職四時皆建大常何鄭答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之時乃建大常趙商又問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車司馬職仲秋辨其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即戎為何時答曰白者即戎之正色王即戎者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

周禮三十四

七

孫

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注羣吏鄉

師以下釋曰言前期者謂若大宰職云前期十日此亦在教戰前不必要十日前也知羣吏鄉師以下者見鄉師

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是其事也言鄉師以下則不及鄉鄉是鄉大

夫則卿也則可及州長故州長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云凡作民

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亦云若作民師而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其

以下之事也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

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

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

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

徒如戰之陳皆坐

釋曰虞人者若田在澤澤虞若田在山山虞謂使其地之民於

可陳之處芟除草萊故云萊所田之野云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者案下注引月令司徒北面以誓之此經云司馬

建旗於後表之中車徒皆坐則此於司注鄭可農云虞人陳之中從南頭立表以比頭為後表也

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汙萊立謂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

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什也皆坐當聽誓

釋曰先鄭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者謂芟除其田獵之處故云令車得驅馳引詩者證田處草萊案王制云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則仲冬之時放火田獵何須芟除草萊是以車攻詩毛傳云大艾草以為防然後焚而射焉是田處

八周禮三十四

八

徐氏

不得芟草萊故後鄭易之以為芟除可陳之處云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者謂後南表至北表云表所以識正

行列也者於可陳之中央立此四表表兩相各有三軍之眾至表則閒一而坐坐而更起是表正行列也云積二百

五十步者以三表之間有二百步又加一表五十步故摠為二百五十步也云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者天子六軍左

右之地各容三軍此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羨卒之等故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

晉竭作鄭云國人盡行是非止六鄉之民六軍而已云步數未聞者但先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不言步數故云未

聞也云皆坐當聽誓者下文即羣吏聽誓于陳云聽誓於陳前故先當聽誓也

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釋曰云羣

吏聽誓於陳前者士卒皆於後表北面坐羣吏諸軍帥皆在士卒前南向立以聽誓云斬牲以左右徇陳者從表左

右向外注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以徇陳

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中冬為月

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釋曰云羣吏諸軍帥者從軍將以至伍長謂象軍吏建

旗者也引月令者證所誓者是司徒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具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己之民眾故

使司徒誓之也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者周雖建子為正及其行事皆用夏之正歲則此經中夏中春中秋中

冬皆據夏法也云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中冬為月令者失之矣呂不韋作月令者以為此經中冬為周之中冬當

夏之季秋故說於季秋是失之矣案月令季秋云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云云注引中秋教治

兵法王載大常已下為證不云失至此乃以月令是中秋教大閱法而言為月令者失鄭君兩解之以其彼云司徒

誓眾與此誓眾之等同故為大閱彼為治兵法者以彼文授車以等級及命主祠祭于四方文與中秋治兵者同故

彼為治兵法也云斬牲者小子職云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是也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者甘誓是

啓與有扈戰湯誓是湯伐桀誓眾辭言之屬者仍有泰誓柴誓之等

故云之屬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

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釋曰此經摠說聽誓既已將欲向南第二表象戰中

陳初發面敵此即仲春振旅疾徐坐作之事一也注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

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眾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眾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鑼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

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鄭司農云
擁讀如弄立謂如逐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擁擁者上行息
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聞聲聲不過聞鐸聲不過琅
釋曰中軍中軍之將也者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
軍也是以鄭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也言三三者非
謂如算法云三三而九者直是兩箇三為三而復三而已
也云羣吏既聽誓命各復其部曲者軍吏本各主其部分
曲別謂若伍長主五人兩司馬主二十五人卒長主百人
之等皆是部曲至於誓之時出向衆前聽誓訖各復其部伍
本處故云復其部曲也云中軍之將今鼓者經云中軍以
鞞今鼓故知中是中軍之將也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者
春秋左氏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鼓以作士
衆之氣也云鼓人者中軍之將帥旅帥也者案左氏成
二年傳晉與齊戰于鞞卻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師
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援抱而鼓之時卻克
擊鼓哀二年左傳鐵之戰趙簡子云伏破嘔血鼓音不衰

周禮三十四

十

朱明

是皆將居鼓下知兼有師帥旅帥者案上文春辨鼓鐸云
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鞞皆是鼓人故知是軍將
師帥旅帥也其卒長執鐸已下皆金非鼓也云司馬兩司
馬也者以其上文云兩司馬執鐸故知此經云司馬振鐸
者是兩司馬也云以作衆者金雖非鼓振之者亦是以作
衆也云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者釋經車徒皆作
鼓行也云伍長鳴鑼以節之者上文云司馬執鑼鼓人
職云金鑼節鼓故云伍長鳴鑼以節之也云伍長一曰公
司馬者上文云公司馬執鑼是伍長故云一曰公司馬也
先鄭云擁讀如弄者直以擁弄聲相近以振鐸謂之弄也
玄謂如逐鹿之鹿者謂從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逐鹿之
鹿直取音同不從義也此是鹿鹿然作聲也云掩上振之
者以手在上向下掩而執之云止行息氣也者案鼓人云
金鐸通鼓金鏡止鼓則金鐸是通鼓而云止行息氣者
經云擁鐸即云羣吏弊旗故知金鐸亦得止行息氣也
又司馬法鼓聲不過聞以下者證鼓鞞與鐸聲之有異也

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

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注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釋曰昭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

人之心注云戰氣未定故也後人有待其衰注云待敵之衰乃攻是其事也乃鼓車馳徒

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鼓戒三闕車三發徒

三刺注鼓戒戒攻敵鼓壹闕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釋曰經并言三闕三發三刺鄭歷言鼓一闕車

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者鄭據實而言非是一時而三故也乃鼓退鳴鑼且卻及

表乃止坐作如初釋曰此言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迴身向北更從南為始

周禮三三四

士

鄭春

也云鳴鑼且卻者此鳴鑼且卻據初至南表退軍之時象在軍軍退亦鳴鑼是以左氏哀公傳鐵之戰陳子云吾聞

鼓不聞金亦是鳴鑼退軍法及其向北即更為習戰之事故云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故鄭云習戰之禮出入一也

注鑼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鑼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

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鑼而鳴鑼釋曰云鑼所以止鼓者鼓人職云金鑼止鼓

是也知卒長鳴鑼者春辨鼓鐸云卒長執鑼是也云退自前表至後表者經略言表則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者摠向

北二表故鄭云自前表至後表也云鼓鐸則同者鼓人三鼓兩司馬執鐸與向南時同以其習戰之禮出入一也云

異者廢鑼而鳴鑼者前向南時云鼓行鳴鑼此北向不言鳴鑼而言鼓退鳴鑼以其雖習戰出入一猶衆退軍故鳴鑼也遂以狩田以旌為左

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

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

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釋曰此一節摠論教戰訖入防田獵之事故云遂以狩田也云以旗為左右和之門者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為左

右各為一門云以叙和出者以教戰處內故以田處出云旗居卒閒者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故旗居卒

間注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也注門立兩旗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

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七百步車徒

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王車居前 釋曰云

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者對春夏言蒐言苗有所釋又秋名獮中殺者多對此圍守之此又多於獮故得守名

大五十五曰周禮三十四 十一 王子文

也云軍門曰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眾田獵象戰伐故其門曰和門也云今謂之壘門者漢時軍壘為門名

曰壘門與古和門同故舉為說云立兩旗以為之者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於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為防置旌以為

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繫注云質榘也繫門中臬又云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注流旁握謂車兩轄頭各去門邊容握

握四十也又車攻詩傳云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躔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門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

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又云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其事也云有同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

列也者案鄉師職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故知此經云有司皆是鄉師也云車徒異羣者

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既陣羣今在軍行列之時則車徒異羣故車人有異也

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釋曰前經論陳東徒

訖故此云既陳云乃設驅逆之車注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設設即為表貉之祭於陳前也注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

走設此車者田僕也釋曰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案王制云天子發諸侯發皆不云佐車者其實天子諸侯田時皆有驅逆之佐車直於大夫言之者據終而言也知中設此車是田僕者見田僕職云設驅逆之車故知也

軍以鼙令鼓鼓人比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

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

私之獲者取左耳釋曰此令鼓之事與上文教注羣戰時大同惟徒銜枚為異

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一歲為縱二歲為犯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立謂慎讀為麋爾雅曰豕生三曰縱豕牝曰犯麋牝曰麋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釋曰鄭知羣司馬謂兩司馬者上文春辨鼓鐸云兩司馬振鐸故知之也云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者雖無正文以意言之繡即兩頭繫也既有兩繫明於項後中央結之先鄭引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一歲為縱已下鄭皆不從者函詩毛傳云三歲曰豕此云四歲為肩爾雅云豕生一曰特二曰師三曰縱又爾雅云麋牝曰麋無五歲為慎又魏詩云三歲曰特先鄭皆無可依據故不從也若然豕還是鹿之絕有力者也

及所弊鼓比日駮

車徒比日譟釋曰云及所弊者各徒弊止之處謂百姓獵止注鄭司農云及所

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與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駮譟譟也書曰前師乃鼓譟譟亦謂喜也釋曰引書曰

徒乃弊致禽為益

者書傳又彼說武王伐紂時事

徒乃弊致禽為益

徒乃弊致禽為益

徒乃弊致禽為益

徒乃弊致禽為益

徒乃弊致禽為益

徒乃弊致禽為益

徒乃弊致禽為益

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釋曰云致禽盭獸于郊者亦謂因田過郊之神

注

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饋之盭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

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釋日月令季秋天子既田云云者證彼祭禽于四郊與此

盭獸于郊為一物其實彼一解以為是仲秋祭禽以祠枋為一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

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

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釋曰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者以對下文云若大師是出軍

法故鄭云未有敵不尚武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師

執事涖豐主及軍器

釋曰云帥執事涖豐主及軍器者案小子職云豐邦器及

八月禮三十四

十四

徐走

軍器彼官豐之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而大司馬臨之注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下謀是謂參

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

器皆神之釋曰鄭知臨大卜者案大卜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故知也云司馬法曰上下謀是謂參之者在

廟又龜有神故云上卜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也者曾子問云軍

行則以遷廟之主行左傳祝佗云軍行被社豐鼓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者也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注比或作庀鄭司農云致

謂聚衆也庀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釋曰先鄭云庀具也者先鄭從古書庀後鄭不從以為校

次者凡物有數者皆須校次乃知具不故不從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者據鄉師職知之且司馬用王大常

者以上文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
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
及戰巡陳

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

先愷樂獻于社釋曰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者謂戰陳知有勝功訖乃

執律者示此律聽軍聲注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

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

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

釋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文彼初出軍時大師執

聽至此尅勝司馬執之先鄭引城濮之戰者僖二十八年

周禮三十四

十五

劬夫

有功則獻于社春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

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鄭答曰司馬正軍事之功故獻於

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若然軍有功

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鄭司農云厭謂厭

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

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釋曰

春秋秦伯事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之事案彼僖三

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師退使杞子逢孫

揚孫戍鄭至僖三十三年秦使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襲

鄭將至鄭逢商人弦高將市于周詐之秦師還至殽晉師

與姜戎敗之獲三帥囚之於晉晉舍三帥還秦伯素服郊

次鄉師而哭之是其事也玄謂厭伏冠也者案下曲禮云

厭冠不入公門彼差次當總小功之冠以義言之五服之

冠皆厭以其喪冠反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

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案檀弓注厭冠喪冠其服亦未聞若然先鄭引秦伯素服者彼據在國向外哭此則從外向內不同故云其服未聞後鄭不破者已有檀弓注此從破可知

王弔勞士庶

子則相

注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

釋曰案宮伯云掌宮中士庶子注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與此注云庶子為卿大夫之子適庶俱兼則經中士為卿大夫士之身與宮伯注不同者彼宮正掌卿大夫士身宮伯別掌士庶子士庶子為適子支子明矣此惟一云弔勞士庶子不見別有弔勞卿大夫士身故分之鄭望經為注故不同也若然此注不云士之子者以其卿大夫之適子為王與后與士同故親弔勞之士之子如大役與慮事衆人不得為王及后如士故不弔勞之也

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

釋曰此謂築城邑之時封

人慮事計功大司馬雖不掌徒役亦得與謀也屬其植者屬謂屬聚徒役計其人數賦其丈尺以課其功也植者版幹之屬計其人注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數各使備足也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考謂考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

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釋曰先鄭以為與慮事大司馬與在謀慮其事中後鄭從之增成其義案宣十一年楚令尹蔣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封人慮事司馬與在謀慮中也春秋宋華元者案宣二年左氏傳云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注云植將也先鄭云植謂部曲將吏屬謂聚會之後鄭不從以為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者案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又云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又宣十一年計慮大會同用人功之數以此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

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注 帥帥以從王 釋曰知帥帥以從王

者案諸子職云若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注云從從王是其事也

若大射則合諸侯

之六耦

釋曰王大射之時有諸侯來朝注大射王將祭射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為六耦于射宮以選賢

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為六耦

釋曰云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者案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禮亦射於郊學宮中皆是為祭選士故云選賢也云王

射三侯者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是也此大射是將祭而射故用諸侯為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

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夫為之燕射三耦自然用卿大夫已下為之

大祭祀饗食羞牲

魚授其祭

釋曰大祭祀謂天地宗廟此大祭據宗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為之矣饗食謂諸侯來

齊

周禮三十四

十七

劉仁

朝上公三饗三食之等行之在廟故與大祭祀同皆羞進魚牲

注 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

司馬主進魚牲

釋曰云祭謂尸賓所以祭也者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祭者魚之大饗即少牢下篇云主人

王婦尸侑各一魚加臠祭於其上臠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云祭謂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

云授王祭是也先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者必使司馬進之者司馬夏官夏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使司馬進

之大喪平士大夫

釋曰必使司馬平之者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今王喪不使司

士故司

注

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立謂平者正其職與其馬平之 釋曰先鄭云平一其服也者後鄭不從者

小宗伯已懸衰冠故後鄭以為平者正其職與其位也

喪祭奉詔馬牲

注王喪之

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釋曰鄭知喪祭是大遣奠者以其喪奠反虞卒哭祭之等無

奉送詔告惟有火遣奠入壙之時有奉送之事故知喪祭是大遣奠耳

小司馬之職掌

注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釋曰鄭知脫

滅札爛又闕者見天官小宰地官小司徒春官小宗伯之等職掌下其文多矣凡小祭祀之言皆是於下摠結以此下脫滅札爛又闕也言脫滅者直據職掌下一經脫滅札爛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為韋編折爛闕落知漢與求之不得者此闕與冬官所云同日皆為遭暴秦燔滅典籍漢興購求遺書不得也云遂無識其數者以其無文遂無記識職掌以下之數耳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釋曰云小祭祀已下至喪紀皆蒙此小字對大司馬大祭

祀之等大司馬之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大夫與之會同言饗射師田皆是諸侯卿大夫來聘王還

也等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釋曰軍司馬當宰夫肆師之等皆下大夫四人輿司馬當上士八人行司馬當中士十六

人餘官皆無異稱此獨有之者以軍事是重故特生別名此等皆與上同闕落之

周禮疏卷第三十四

周禮疏卷第三十五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注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

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

釋曰知賞地是

賞田在遠郊之內者以載師職云牛田賞田在遠郊之地

故知也知屬六鄉者以其遠郊內置六鄉故也云以大小

小為差者以下文云輕重視功則賞地大小不定故知以

功大小王功曰勳 注輔成王業若周公 釋曰知據王業

為差業而說耳以周公攝政相幼君致大平還政成王是輔成

王業之事故以周公託之但經之所云不得專為周公伊

尹之等故皆云國功曰功 注保全國家若伊尹 釋曰

若比擬之耳鄭知保全國家者以其言國

繼國而言故知是保全國家者也以伊尹比之者以湯時

天下大平湯崩孫大甲即位不明政事伊尹為數篇書以

諫之諫既不入乃放之桐宮三年思庸民功曰庸 注法

復歸於亳國家得全故以伊尹擬之耳民若后稷 釋曰知法施於民者以其言民繼民言之先

王之業以農為本以后稷比之者周之先祖棄為堯之稷

官農人植嘉穀天下為烈豈一手一足哉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有功故以后稷擬之 事功曰勞

注以勞定國若禹 釋曰知以勞定國者以其言勞據勤

勞施國而言堯遭洪水下民昏墊國家不定命禹治之手

足胼胝三過門不入粥成五治功曰力 注制法成治若咎

服國乃獲安故以禹擬之也言力故知制法成治出其謀力案虞書帝謂咎繇云蠻夷

猾夏寇賊茲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法國家

治理故以戰功曰多 注剋敵出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

咎繇擬之上多前虜 釋曰知多是剋敵出

咎繇擬之

咎繇擬之

咎繇擬之

大甲十五

周禮三十五

一

吳王

奇者以其言多是於衆之中比較多少之事故知是剋敵出奇比彼為多者也漢之二將是剋敵出奇之人故以擬之耳云司馬法曰上多前虜者彼亦是戰以功多為上居於陳前虜獲俘囚故引以證多為戰功者也此上六者皆對文為義若散文則通是以春秋左氏云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不云舍爵策多是通也明堂位云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周公德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釋曰云凡有功謂上六者故云凡以該之使司勳詔之者

以其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則書于王旌以

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預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釋曰言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以王建太常故云王旌必於王旌識

大司馬

周禮三十五

二

吳玉

功與人者王旌車上建之就旌上書之欲取表顯示人故也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殷王欲遷往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於先王之時爾祖其從先王與在享祭之中况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必祭功臣在冬之蒸祭者蒸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功臣案彼書注以大享為蒸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於蒸時祭功臣殷時蒸嘗俱祭禮

大功司勳藏其貳

注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正賞

釋曰鄭知功書藏於天府者天府職文也

掌賞地之政令

注政令謂役賦釋曰鄭以政為征征稅也賞地在六鄉之內亦從溝血貢天子法其民亦從鄉之徭役之法

凡賞無常

釋曰賞地在遠郊之內有疆界未給者空之待有功乃隨

輕重

注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

功大小給之故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 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為

采邑立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 釋曰先鄭意以參之一食者謂以下地可食三之一似下

地再易家得三頃歲種一頃食之故云不以美田為采邑 又以賞田與采邑為一物後鄭不從者不以美田為采邑

亦無文以言之又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 都任疆地自三百里已外為之其賞田任在遠郊之內何

得為一物故鄭不從也後鄭云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 其一也二全入於臣者采地之稅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

同今賞田三之一一分入天子同 **唯加田無國正** 釋曰言無國征

無稅入天子法其民出稅入王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在 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仕田在近郊加田在遠郊可知也

注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 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候國有司農少

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 釋曰知加田既賞之又

加賜以田者以其文承賞田之下即云加田故知賞田之 外所加賜之田可知先鄭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舉

漢法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者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府 故舉以為況祿田即采地之稅及賞田之等是也加田是

加恩厚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 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

仕田及王制圭田圭田即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大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

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

馬所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

曰駑馬馬皆有物賈 釋曰云馬質者質平也王平

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賈皆 有物色及賈真 釋曰云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

者馬有六種此三者無種買以給官府餘三者仍有種馬
齊馬道馬其齊馬道馬亦無種不買之者其種馬上善似
母者其齊馬道馬雖非上善似母
網惡馬注鄭司農云
者亦容國家所蕃育不買之也
網讀為以亢

其讎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立
謂網以縻索維網狎習之
釋曰先鄭讀為以亢其讎之

亢者案僖二十八年晉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是也
謂禁去惡馬不畜後鄭不從者此馬質所掌皆買之無種

何有惡馬禁去
之類故不從也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

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

其物更其外否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立謂旬之內

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
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
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用非用者罪
釋

人周禮三十五

四

許明

曰後鄭云旬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
者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旬之內雖任之過其任若養

之善未能致死以其日少故也若養之惡雖不重任亦能
致死云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

任也者以其筋力既竭雖善養之任載過多可以致死故
云過其任也云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死不任用非

用者罪者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既竭雖齊其任養
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鄭見有三等之法下復云以任齊

其行以意量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注識其所

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道里者以其經云馬及行明授行者所載輕重及道里須
齊勞逸乃復用之

若其有馬訟則聽之注訟謂賣買之
不得并其勞逸也
言相負
釋曰

知賣買之言者以馬
質主買馬故知之也
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為

馬蠶書蠶為龍精月

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釋曰云天文辰為馬者辰則大火房為天駟故云辰為馬云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者月值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則內宰云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是也若然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是建辰之月又浴之者蓋蠶將生重浴之故彼下文即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云是蠶與馬同氣者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氣也云物莫能兩大者此莊二十二年左傳文案彼陳敬仲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乎下云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引此者是無並大之義也云禁再蠶者為傷馬與者二者既同氣不可兩大而禁再蠶明恐傷馬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禮記卷三十八

周禮卷三十五

五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今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

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釋曰云掌建國之法

者以其建國當先知遠近廣長之數故也云以分國為九州者分國謂分諸侯之國為九州假令土廣萬里中國七千七十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其餘四十八八州各得方千里者六是為九州也至於中平通夷狄七千中國五千表也通夷狄五千中國三千計皆可知故分國為九州州各有疆界故詩云帝命式於九圍是州各有圍限也云營國城郭者即匠人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云營后宮者謂若典命注公之官方九百步天子千二百步之類也云量市朝道巷者謂若匠人云市朝一夫經塗九軌巷及門渠亦有尺數謂若門容二轍三个之等云造都邑亦如之者謂造三等采地亦有城郭宮室市朝之等故注建立也立國有舊云如之但與之制度大小未必身往耳注法式若匠人職云

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 釋曰云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者案匠人有營國方九里夏后氏世室及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一夫之等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者以經云分國謂為諸侯國諸侯國有五百里四百里已下言為州謂九州有分界也云后君也知非王后之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為君也云言君容王與諸侯者以其言分國是諸侯若云王即營軍不容諸侯故變王云后欲容王與諸侯兩含故也

之壘舍且里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釋曰此為

出軍之時所注 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營量度之事 注 朝而為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釋曰云軍壁曰壘者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者先鄭意還市朝而為道不

奇 卷五 周禮三十五 六 亦新

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師皆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遶為路也云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邦國**

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注書地謂方

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 釋曰鄭以地中有平廣兼山川之等故云書地謂方園山川之廣狹也云書涂謂支湊之遠近者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道 塗有支分及相臻湊遠近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

從獻脯燔之數量 釋曰云凡者以其天地宗廟饗

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九獻之等饗賓獻有脯從若燕 注 鄭行獻賓薦脯醢是也祭禮獻以燔從故摠之言也 注 鄭農云從獻者肉殺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 釋曰先鄭云從獻者肉殺從酒也後

鄭不從者以肉殽從酒禮所不言案特性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後鄭據此以為從獻以燔詩云載燔載烈毛云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炙肉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者案儀禮脯十脰各長尺二寸

掌喪祭奠窆毳之

俎實

釋曰諸於喪祭多據虞祭而言此喪祭文連奠窆窆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

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

注 窆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筭於旁 釋曰案家人云

請度甫窆窆穿壙之名此言奠窆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下篇者即既夕禮是也云藏包筭於旁者包謂包牲取下體葦包二是也藏筭者即既夕禮云筭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證喪祭奠入壙之事

也凡宰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

釋曰云凡宰祭

秋三十五

周禮三十五

七

曹新

者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

注 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罍讀如嫁娶之嫁罍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罍周以爵玄謂罍讀如嘏尸之嘏

宰冢宰

釋曰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含案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先鄭云罍讀

如嫁娶之嫁直取音同引明堂位者證罍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罍故後鄭云罍讀如嘏尸之嘏讀從少牢尸嘏主人郊特牲云嘏者長也大也謂使主人受長大之福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注鄭司農云羞進也

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為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 釋曰先鄭云羊肆體薦

全烝也者既不為豚解則先鄭讀為肆陳之肆又為賜音也先鄭為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以此經祭用羊是用大

亦為宗廟之祭非祭天案外傳大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是以知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是故禮運去腥其俎孰其殺注去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殺體解而爛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是以後鄭讀肆從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所謂者所謂士虞禮記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鬻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爛之醢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故書祀作禩鄭同也

書亦或為祀珥杜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為珥祈或為剗剗珥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剗羽牲曰珥剗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北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曰凡剗珥則奉犬牲此剗珥正字與釋曰先鄭士

李丰

周禮三十五

八

施昌

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珥皆於屋下珥既為釁禮此剗與珥連文則剗亦是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為牲頭祭平是以後鄭為釁法解之玄謂珥讀為珥祈或為剗者以釁法無取於玉珥及祈禱之義故依士師剗珥為正也鄭知剗珥為釁禮之事約雜記而知也玄用毛牲曰剗羽牲曰珥者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去珥散文通也知剗珥是社稷五祀始成其宮北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玄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者鄭欲見字有參差非一之義玄秋官士師職曰凡剗珥則奉犬牲此剗珥正字與者凡沈辜侯剗從刀珥從血於義合故以此為正字也

攘飾其牲

注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

畢春氣候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釋曰先鄭云沈謂祭川是以引爾雅為證案爾雅云祭山曰庶縣祭川曰

浮沈此浮沈之祭當祭天之煙祭社之血亦謂飲神節先
鄭引月令季春令者證辜是辜磔牲體之義鄭彼注九門
者王之五門外有國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
為九云侯禳者謂候四時惡氣禳除去之也 **豐邦器**

及軍器 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
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瑕豚 釋曰鄭以

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者即射
器之等樂器即鍾鼓之等祭器即邊豆俎簋尊彝器皆是

引雜記宗廟器成豐之以瑕豚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

徇陳 注示犯誓必殺之 釋曰此即上文誓
衆之時斬牲以左右徇陳是此職也 **祭祀贄**

羞受徹焉 釋曰贄羞謂若上文大司馬職云祭祀羞
魚牲之等此官即贄之云受徹焉者謂祭

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則此官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注羊小羊也詩曰四之曰
其早秋羔祭非 釋曰凡

正祭皆用成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羔是以鄭引
詩為證云四之曰者謂用建子為正至建卯四月夏之二

月之日公始用冰欲開冰之時先
獻羔祭韭而啓冰室乃出冰也 **祭祀割牲登其首**

注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 釋曰知升首於室者
見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

於北墉下云報陽者首為陽對足為陰祭祀之時三牲之
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也

凡祈珥共其羊牲 注共猶給也 釋曰犬人共犬此
云共羊或羊或犬俱得為豐故兩

識各共 **賓客共其滫泔羊** 注滫泔羊殮糞積善之羊
釋曰鄭知法羊是為此等

者以其言法即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是以掌
客致於賓館有上公殮五牢糞醢九牢及般膳大牢致於

道路有五積之等其饗食及燕速賓自饌陳者不言之也凡沈辜侯禋豐積共

其羊牲注積故書為眡鄭司農云眡讀為漬謂豐國寶

先鄭不從故書眡故讀從水漬後鄭不從漬軍器者以此

羊人所共共小子職彼云豐邦器及軍器以此知不得為

漬軍器也後鄭云積積柴禋祀槁燎實柴歷言此三者以

互而相通皆須積柴實牲幣中煙氣上聞故也但祭天用積

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牛惟羊若牧人

惟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

布泉

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嘗賈牲而共之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釋曰云掌行火之政令者即四時變國火及季春出火等

皆是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火雖是一四時以木

為變所以禳去注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鄒子

時氣之疾也注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

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曰先鄭

引鄒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

是一故各引其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為取五方

之色同故用之今案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

未聞**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注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

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

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

傳曰以出內火釋曰鄭知出火內火據陶冶火者以其

上經四時變國火據食火明此春秋據陶冶故引春秋傳

為證也云民隨國而為之者釋民咸從之義云鄭人已下

柴左氏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上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六月丙戌鄭災是其後有災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正先鄭云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者心星則大火辰星是也三月諸星復在本位心星本位在卯三月本之昏心星始時未必出見卯南九月本始之黃昏心星亦未必伏在戌上皆據月半後而言云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者左氏傳襄公九年注焚萊之時時則施火令釋曰上言行火年文政此又言施火令則不掌火禁故

鄭云焚萊之時其大禁者則官正云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和入因天時而以戒言烜亦云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彼凡祭祀則祭燿明之功禮二官直掌火禁不掌火今凡國失火野如祭饗釋曰鄭云禮如祭饗也若祭饗祭老婦也則此祭燿謂祭先出火之人陳錫

周禮三十一

十一

陳錫

焚萊則有刑罰焉

注野焚萊民擅放火 釋曰國失火謂在國中民失火有罰若今

民失火有杖罰野焚萊有罰者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弊鄭云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穀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

及其衆庶之守

釋曰云掌脩城郭溝池者謂環城及皆有溝池云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

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云之固者惣城郭已下數事皆是牢固之事也云頒其士庶子者即官伯所云士謂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彼據宿衛王宮此掌固所頒亦據宿衛王宮而言以其庶子不合城郭之處用之以掌固是固守之官故兼注樹謂荆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遞守掌宿衛之事也注固者也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

木於是乎用之釋曰云衆庶民遞守固者也者謂使守城郭之所及要塞之處也先鄭引國語者案楚語云靈王

為章華之臺五舉諫為臺榭云滑磽之地於是乎為之設
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是其事引之者證城有守法

其飾器

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 釋曰鄭知
經飾器是兵甲之屬者以其掌器是防禦之器

故知是兵甲之屬也云今城郭門之器亦然者漢時城郭
門守器所飾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

是**分其財用均其稍食**

注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
之用也稍食祿粟 釋曰

云財用者謂所用之財物分與之明是以財所給守吏為
守事之用者也云稍食祿粟者所守之處官及民合受官

食月祿稟者所守之處守月**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給米稟與之故謂之稍食也

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為藩落
釋曰云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為藩落者對上文財用

謂官之財物此云民之材器明材是材木用為楨榦以掘
塹築作所用及不築處即用材為藩屏籬落以遮障也

五九八

周禮三十五

十一

王宅

凡守者受灑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

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

足者

注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
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

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其移之者又與掌固帥致之贊佐
也 釋曰云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者此鄭還

據上文士庶子及眾庶之守而言云他要害者謂城郭所
守是其常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穀臯河漢要路之所皆

為他要害也云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
者鄭據上文飾器而言變材器言役材者欲見材器是民

役之材非財用者云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者此則釋
經惟是得通之言其餘非所通之外皆不得離其本處也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

注巡行也行守者為眾庶之解
釋曰此乃掌固設法與所

守之處非是掌
固自巡行之也
夜三鼙以號戒
釋曰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言以號

戒者使擊鼙者所注
注
杜子春云讀鼙為造次之造謂擊鼓以號呼使戒守耳
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

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立謂鼙擊鼓鼙言守鼓也
三巡之間又三擊鼙
釋曰引春秋者案昭二十年衛侯

如死鳥齊侯使公孫青聘衛賓將擗注謂行夜不作趣者
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云故曰終夕與燎者亦是彼傳

文後鄭以鼙擊鼓鼙守鼓不從子春造音者子春已上有
注鼙讀為憂戚之戚是戒守者使有憂戚故謂此鼓為鼙

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注都邑亦為城郭

釋曰謂三等采地言亦為城郭者但戒
凡國都之竟
守為城郭而言故亦如上王國然也

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
注竟界也 釋曰此經為上經而設仍兼見王國而

言故國都雙言之言王國及三等都邑所在境界之上亦
為溝樹以為阻固郊亦如之若據王國有近郊遠郊亦有

溝樹以為
民皆有職焉
注職謂守與任 釋曰此亦兼為固

職任使勞
若有山川則因之
釋曰謂上諸有所造溝樹為固之處值有山川之處

則因之不注
山川若穀臯河漢 釋曰穀謂若穀有二陵

須別造
臯謂若東城臯漢謂若楚謂齊云楚國漢水以為池河為四瀆之險又齊

西有濁河皆因之為固可知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
釋曰序官注國曰固野曰險是掌固掌在

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
梁之 釋曰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者謂若禹鑿龍門之

類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者謂設國之五溝五涂而若十月卓梁成之類是也

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林禁而達其道路

釋曰此五溝五涂而言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但溝塗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為之皆

準約田間五溝五塗其溝上亦皆有道注五溝遂溝洫漕路以相湊故以五溝五塗而言之也

注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

釋曰遂溝至道路皆遂人文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釋曰國有故之時恐有姦寇故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云以其屬守之者謂使司險之下胥徒四十人之屬守其要者

大六十六
小四十九

周禮三十五

十四

其餘使其地之民為守也云有節注有故喪災及兵也閉者達之者節謂道路用旌節也

注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釋曰鄭知有故是喪災及兵者喪謂王喪災謂水火兵謂寇戎之等有故使守慎惟此而已故以此三事解之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治治

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祿

釋曰言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者以其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二十人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引國語者

案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時候不在境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外國必云言譏者正謂陳侯不有大各國必亡者也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祿者荷揭也祿

謂及也引此二者證候人在道之事鄭言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者即徒百二十人皆是甲士與步卒之內爲之也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注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鞶鞶是其送之 釋曰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者謂國有事不能自決當決於王國或有國事須報在上皆是也引春秋者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過周

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

力於王室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將歸死於尉氏惟大君命焉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

焉使候出諸鞶鞶彼云候鄭君以義言之故言候人也

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

環人掌致師

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

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柎馬掉

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 釋曰云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焉者案文十二年秦伯伐晉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

兵往驅突晉軍隱九年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注云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云春秋傳

者宣十二年左氏傳晉楚交戰楚許伯御樂伯已下謂凡平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菽矢之善者

柎猶飾也掉猶正也言折馘執俘者死者取左耳曰馘生者曰俘執取之云皆行其所聞而復之者去時作言及晉

師皆行其所聞之事而復及此亦勇 察軍慝 注慝陰而無剛之人引之者證致師之事也 姦也視

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 釋曰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云惟正月朔慝未作彼以慝爲陰氣則此慝亦是陰姦也欲

陰為姦取此軍之事注卻其以事謀來環四方之故注卻其以事謀來

折衝禦侮也釋曰此則訓環為卻卻其以事謀來侵伐此國者

也云所謂折衝禦侮者謂彼國來衝能折服之彼國來輕

侮能禦之故云巡邦國搏謀賊注謀賊反間為國賊

折衝禦侮也釋曰云巡邦國者謂

巡諸侯邦之內有謀賊搏提取之言謀賊者謂聞伺比國

之善惡謀謀然傳道之言反間者謂聞伺反於彼言之也

此謀賊即上軍憲之類彼據注敵國兵來則往

王國此據邦國故異言之之與訟曲直若齊

國佐如師釋曰云若齊國佐者成公二年晉伐齊晉師

至秦婁齊侯使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

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吾子布大命於諸侯

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又曰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下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注卻其以事謀來

注卻其以事謀來

注謀賊反間為國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之與訟曲直若齊

揚軍揚擊是揚威武之事故引為證也

旅注為之威武以觀敵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紂之時大公奮其威武惟如鷹之釋曰

揚擊是揚威武之事故引為證也者受而降之

春秋傳曰齊人降鄆釋曰案公羊傳莊公三十年秋七

月齊人降鄆鄆者何紀人之遺邑也是紀入齊之時不俱

至後乃降引之證注圍邑欲降

降是圍邑之事也者受而降之

切于轡以令舍挈于畚以令糧注鄭司農云挈壺以

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

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于所當舍止之

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于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

轡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

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閒九日有餘枝一刻為率云大史立法有四十八箭者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為一刻及冬則以火爨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

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注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釋曰沃如沃尸盥之沃謂沸水稍熱饒沃壺中使下也

周禮疏卷第三十五

周禮三十一

十九

吳



